

# 胡彬：世纪人生

胡彬：1911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川县，现年105岁。解放前曾在贵州省卫生局、安顺县政府工作。解放后从事个体经营，后从事老年协会工作至今。



## 辗转来到安顺

我叫胡彬，1911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川县城，现在的重庆市南川区。我家坐在南川县城里面，父亲是纸扎匠，开着铺子的。我的小学一到六年级是在南川县城中山小学读的，初中三年是在协和中学读的。毕业了，我就到重庆，到重庆没得一年日本人就炸南川。时日本人丢了一颗燃烧弹，两颗炸弹。炸死了好多人，整个南川县城都被整光了。当时我的母亲背着我的孙儿，我哥的娃儿跑，结果我那儿侄儿都是被炸死的。

南川被炸后，好几千个年青人就都逃难出来了，考的考完兵，考的考驾驶员，或当兵或做其它，好多地方我都遇到过熟人，在火车上都遇到好多。南川被炸后恰好国民党驾驶训练团驾驶学校来招生，我考上了部队驾驶学校，离开家乡到云南下关的驾驶兵培训学校学习。当时学习驾驶要两年。开始是空车驾驶，把轮胎下了的，学室内操作，学理论知识。个把礼拜才装上轮胎在坝坝里转，最后才正式得上路开车。学了两年毕业了，有直接到部队当驾驶员的，我当时是直接回了南川老家。

回去没多久，收到我老师的来信，杨森是我老师的学生，他让我到贵州来投奔杨森，我就到贵州来了。杨森这个人干脆得很，安排我在贵州省卫生局工作，专门负责打扫贵阳的卫生，我们有六个人，一个局长，两个负责守门，其它负责安排工人如何搞卫生、安排生活。

在贵州省卫生局干了三年，我的老师贺再喜到平坝任区长，后来当过县长。他说平坝小了点，就叫我到安顺县来，我就到安顺来了。我老师跟安顺县长谢锦平认识，报道后他安排我在县政府撰写室工作。当时我写公函都是用毛笔，他们写了我要看写得如何，符合了再送谢县长审批签字。有案子县长也要出去办。

## 左手禁毒右手贩毒

当时禁毒利害。明是禁毒，实际上是把鸦片烟拿走。安顺专门有介绍做生意的，挂起钩有人去就给我们打声招呼，只要你懂事，只要得点钱就张只眼闭只眼，不懂事就没收抓人。

当时在安顺烟馆多。只顾府街就有五六家，西门外有两家。挂一个门帘，就跟现在开娼

乐室一样。进去，两边板板铺起，上面铺着铺盖枕头，两边吃烟，一盒一盒的吃，中间过人。当时吃鸦片大概是五个铜元一盒。一盒能吃五分钟左右。

当时是抗日战争，安顺人多，安顺、兴义是鸦片烟最集中的地方。兴义有人栽，当时安顺没人栽。直到1949年谷正伦来贵州省当主席时才让安顺栽。

我在安顺县政府工作了三四年，我是国民党的上尉军官。我年轻时溜刷得很，我明面上是在秘书室写材料，实际上我是在保安团是副官，军装上戴三颗花花，干复杂工作。直到安顺解放。

谢县长他们看到有些大商人在做鸦片烟生意，就安排我们去抓，抓得鸦片存起来，多了然后用军车押送到湖南，转火车到广州，再转到香港卖。我们开当时包装鸦片最多的是用油桶，提前电焊好夹层，把鸦片放在夹层里，里面同样装汽油。到了广州转到香港后再倒掉油取出鸦片烟。

我们先开车，军车，大道奇十轮卡，从安顺到贵阳，接着从贵阳、黄平过去进入湖南到衡阳，然后从衡阳换乘火车到广州。我们三个人换着开车，我们三个人都是武装的，个个带枪。有一次在衡阳我们刚要住旅社，张祥斌去解手(上厕所)的时候，在厕所里遇到一个在擦皮鞋的人背着枪，他回来立刻告诉我，遇到擦皮鞋的吊着一个大拉八。我思虑一下说，不要下货了，立刻转旅馆。等到火车来了直接送货上车直奔广州。

路上遇到有人查，我们也是有枪勒，遇到来文的我们就来文，遇到来武的我们就来武勒。着扣起我们就拿钱，送钱要干把块大洋，就没事了。那个时候(送钱)是明起来的。

从广州火车站出来我们住西豪口，孙中山先生姑父家旁边的小旅馆。我们老张去找孙中山姑父接头，再由他联系香港那边。当时从广州到九龙一个小时，九龙到香港一个小时。

当时我们押一趟，我们三个开车的，一个能得干把块大洋，其他人还有十多个，不晓得他们得好多。我们是武装押运。

另外，当时抓赌比较厉害。所以打麻将要讲人的，否则要着抓。那个时候不得现在这样公开打，不得现在多，女同志更不消说。现在打麻将飞得很(此处为泛滥之意)。

采访：胡一平、庄文全、陈明、梁惠琨

时间：2016年3月24日

录音整理：庄文全

摘编：胡一平、陈明

## 安顺解放

过去，我跟谢县长，基本上管城头，很少到区乡检查，各乡是由乡长管理。跟谢县长到各区乡是喝米酒多，平坝解放以前就有窖酒的。烟一般抽杜尔门、大前门。

当时的安顺县警察局长是代泽坤，督查长是杨志轩，罗大贤是审案的科长，另外还有个便衣队长不认得。国民党县党部在武庙那儿，杨国昌当县党部书记。但县党部不管县政府的工作。

快解放的时候，当时蒋介石派刘伯龙来接谷正伦，但当时还没有公开。谷正伦也对蒋介石派刘伯龙来接管贵州没跟他说过觉得窝火，刘伯龙也太心急，他负责城外，但省主席还是谷正伦。谷正伦性格好，刘伯龙太年轻，还没得接管贵州就在贵阳乱来。贵阳解放前三天，已传说谷正伦走了，实际上他没走，他是到了晴隆。

当时谷正伦请刘伯龙到晴隆，说是在那点移交所有手续给他。实际上是谷正伦哄他的，提前谷正伦就已经安排好了。谷正伦的卫队长张发超是安顺人。他们架好轻机枪等刘伯龙，刘伯龙到那儿还喝了点酒，出来在院坝里的时候，着了埋伏几十条枪架起刺，刘伯龙身上至少要有五几十颗子弹。

谷正伦还说，你还想当贵州省主席？你来当嘛，打！谷正伦打死刘伯龙后，到昆明，从那儿走了。

刘伯龙是一条龙，死在晴隆。好玩。

这个张发超就是杀刘伯龙的人，他也住在我们朝阳社区。张发超当天打死刘伯龙后路过安顺，和警察局的代泽坤到我家来玩，就跟我摆了他们杀刘伯龙这个事。

解放前夕，省里面保安局送来一车大拉八(枪)，灵活，比快机好，比我们自己造的20响还要安逸。大拉八是10响，快机太重。

在解放军到达安顺的前一天晚上，谢县长说，哪些要走的跟着我走，当时喊我上车我没跟倒去，他们拉起走杨武了。临走前代泽坤说今天晚上真空，只怕土匪要进城来抢烧安顺。他叫我守卫安顺。代泽坤这个人好，他走了警察局没垮，我就安排所有警察全副武装上街，大十字、小十字到处站岗。

解放军进安顺城没打一枪一弹，只是后来他们在经过七眼桥马树桥时，着土匪埋伏，二十多个解放军被打死，就埋在那里，后来才迁来烈士墓，现在每年我们都要去烈士陵园扫墓。

解放军进安顺

城时，我们大家欢迎，标语没写。他们是坐着车进的，还绕了安顺城三转。我们还唱了解放军的歌曲，“解放好共产党也好”。他们20多个人坐在那儿唱歌。第二天人员才来接收。

## 简单的长寿秘诀

我能活到这个年纪，牙齿一颗都没有掉，一是生活不挑食；二是旧社会到现在我都喜欢打篮球，爱锻炼；三是一直干老年协会工作30多年，从来没有休息过，30年没有出过事故，市区领导都说我了不起；四是现在抽烟少，逢年过节喝一小点酒，平常一般不喝酒不抽烟。

解放前安顺就修得有篮球场。在大府园那点，我旧社会就爱打球，当时我就是出了名的卧槽马，我们球队有12个人，现在还有两个在。那个时候就有比赛的。解放后国家更重视体育，东教场改成体育场后就到那里打了，省公安厅的经常来打。那个时候我就是国家三级裁判。

解放后，他们限制我，我说我想到东街上大中药房那儿开了个杂货铺子求生活，陈仕云(后来当东关派出所所长)说好，很好，这是自食其力。后来在东教场开全城群众大会，给我揭帽子。陈仕云说我坦白从宽，没有大问题，就给我揭了帽子。

我把帽子揭了后，我还当了杂商联、工商联主任三年。后来我干了老年工作30年没出事故，我带着各位老人全国各地旅游，我们老协会人最多时有6000多人，现在也还有3000多人，为全心全意为老年人服务，我对共产党是真心的。有一年我带一千多人到北京，几架飞机一起到北京，北京的人以为我们是去上访，结果与我们安顺的政府联系后，与我联系后，我说我们实际是来旅游的，不是来上访的。后来北京市派了二十多个警察帮我们维护治安，北京老龄委的还给我们送了锦旗。

# 黔中百年口述史(摘编)



1949年11月20日二野主兵团十七军49师进驻安顺城，宣传车行进到东街国民党县党部门外(市政协宣教委提供)